

續資治通鑑

鑑



鑑卷第五十三

大夫山東等處布政司左布政使臨海王

元紀一起至元庚辰盡至

世祖聖德神功皇帝上

至元十七年春正月癸卯朔高麗來貢 詔定諸路

差稅課程增益者即上報隱漏者罪之不須履畝增

稅以摧百姓 甲子錄收宋二王功以總管張瑄為

沿海招討使千戶羅璧為管軍總管 先是阿里海

涯忽都帖木兒等下荆南江西廣西海南之地凡得

州五十八峒夷山獠不可勝計所俘二萬二千餘人

悉後爲奴自置吏治之責其租賦行臺御史以爲言  
戊辰勅御史大夫相威檢覈之并放爲民旣而御史  
中丞崔彧亦言其總制民兵子弟親黨分列要路威  
權大盛宜罷其職并轉徙其黨勿令久據荆湖不聽  
置行中書省于福州 蒙古漢軍都元帥獻武王  
張弘範卒弘範自崖山入朝賜宴內殿慰勞甚厚未  
幾瘴癘疾作帝命尚醫診視遣禁醫臨議用藥敕衛  
士監門止雜人無擾其病病甚沐浴易衣冠扶掖至  
中庭面闕再拜退坐命酒作樂與親故言別出所賜  
劍甲付嗣子珪曰汝父以是立功汝佩服勿忘也語

竟端坐而卒後累封淮陽王 二月丁丑答里不罕以  
雲南行省軍攻定昌路擒總管谷納殺之詔答里不  
罕還以阿答代之 遣納刺丁將精兵萬人征緬國

己丑命梅國襲其父應春瀘州安撫使職初瀘州

嘗叛應春爲前重慶制置使張珏所殺國賓詣闕訴  
寃詔以珏昇國賓使復其父讎時珏在京兆聞之自  
經死國賓請贖還瀘州軍民之爲俘者從之 日本  
國殺國使杜世忠等征東元帥忻都洪茶立請率兵  
往討廷議姑少緩之 辛丑以廣中民不聊生命也  
的迷失賈居貞行宣慰司往撫之 初安西王旣薨

召其相趙炳入見因言陝西運使郭琮即中郭叔雲不法事帝怒遣使偕炳往按其罪至則琮等矯世子阿難答旨收炳及妻子囚之崆峒山炳子仁榮上訴詔遣使馳往脫炳且械琮黨偕來琮竟留使者先遣人毒炳於獄中帝聞之大怒琮至親鞫之伏辜命仁榮手刃琮及叔雲于市籍其家畀之仁榮曰不共戴天之人所有何忍受之帝稱善別賜鈔二萬緡治喪具先是唆都軍士擾民故南劍等路民復叛及怍古帶往招徠之民始獲安夏四月壬申朔詔以怍古帶仍行省福州 癸西南康杜可用叛命史弼討擒

之 秋七月己酉立行省於京兆以前安西相李德輝爲叅知政事 戊午以叅知政事郝禎耿仁並爲中書左丞時阿合馬益肆貪橫援引二人驟升同列交爲蒙蔽培歛日急內通貨賄外示威刑廷中相視無敢言者 八月丁亥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許衡致仕皇太子請以其子師可爲懷孟路總管以便侍養且遣使諭之曰公毋以道不行爲憂也公安則道行有時矣 翰林學士承旨文獻公姚樞卒樞天質含弘而仁恕恭敏而勤儉未嘗疑人欺已有負其德亦不留怨憂患之臨不見言色有來即謀者必反

復告之 初帝屢遣使往通日本不納乃命鳳州經  
畧使忻都伐之無功而還復遣禮部侍郎杜世忠等  
使其國被執而殺之後高麗王晞來朝願益兵三萬  
併擊之遂命范文虎忻都洪茶丘等爲右丞李庭張  
拔都叅知政事並行中書省事冬十月戊寅范文虎  
等帥師十萬以往 己丑命招討使都實窮黃河源  
實受命而行四閱月始抵其地至還圖其形勢來上  
言河出吐蕃朵甘思西鄙方七八十里有泉百餘泓  
沮洳散漫不可逼視高望之如列星然名火敦腦兒  
火敦腦兒華言星宿海也群流奔轉近五七里匯爲

二巨澤名阿刺腦兒自西而東連屬成川號赤浜河  
又合亦里赤忽闌也里木三河其流寢大曰脫可尼  
譯云黃河也又岐爲八九股曰也孫幹倫譯云九渡  
也行二十日至大雪山名騰乞里塔即崑崙也南至  
關即及關提二地始相屬又經哈刺別里赤兒之地  
合細黃河及乞兒馬赤二水北行復折而西流過崑  
崙北又轉而東北行約二十餘日至積石始入中國  
云約自河發源計及萬里然其間溪澗流絡莫知紀  
極崑崙崙之西人跡簡少而山皆草石至積石方林木  
茂暢世言河九折蓋彼地有二折焉 十一月丁巳

平章政事文正公廉希憲卒希憲自江陵以疾召還太子遣使問之希憲曰臣病無足憂所憂者大姦誤國群小附之病之大者也卒之夕有大星墮于正寢之旁流光照人久之方滅大德間贈太師恒陽王伯顏曰廉公宰相中真宰相男子中真男子世以爲名言郭守敬等以爲金雖改曆止因劉宋之曆微加增益未嘗測驗於天况冬至者曆之本而求曆本者在驗氣汴宋舊儀今多不協乃與南北日官陳昇臣等創造儀象圭表爲器凡十有二復遣監候官十四人分道測驗凡二十七所徧參曆法酌取中數成新曆上之言自漢以後曆法經七十改創法者十三家今所考正者凡七事所創法者五事其法在古密而又悉去諸曆積年月日法之傳會者一本天道自然之數可以施之末久而無弊曆上賜名曰授時曆甲子詔頒之天下先是崔斌摘發阿合馬姦蠹海內稱快未幾斌遷江淮行省左丞阿合馬慮其害已乃奏理筭江淮行省錢穀誣搆斌與平章政事阿里伯右丞燕帖木兒盜官糧四十萬及擅易命官八百餘員命都事劉正等往按獄弗具復遣參政張澍等雜治之十二月庚午並殺之斌有文學達政術副阿

相

里海牙取荆湖廣海屢建大功多所全活太子聞殺  
斌方食投箸惻然遣使止之不及天下寃之王宗沐曰元之

興也至是已幾六十餘歲東征南討混一區宇以定  
大業皆世祖驅策英賢殫畢群力之效且其立國規  
模亦世祖所定其功烈有足多者顧獨憾其知人不  
徹賢否傑進文武大吏功名顯赫如崔斌者亦世祖  
所簡知而阿合馬以私憾殺之曾不知問且其任用  
舛謬阿合馬桑哥王文統盧世榮相繼秉政說說珍  
行流毒四方措克聚斂戕刻國脉雖其後皆相繼誅  
夷斷棺鞭屍為罰非不嚴也然當事之際幾誤國計  
王著之難憤出匹夫蹀血禁廷幾蹈亡國之轍豈世  
祖知於天下而愚於治承平遠於察四海而近於  
蔽耳目雄於馭群帥而畧於擇輔弼哉嘗考其始終  
彼數人者皆以言利進造交斂增常賦率以不加賦  
而足用為詞而世祖遂靡然甘心焉惟其所欲為雖  
廉許姚史諸人告帝所敬重者方其入言如水投石  
莫之受也此其情見勢屈然著事左乃始以刑隨其  
後揆世祖之意姑以國制未立常用奢濫日惟不給

是懼顧何緣得一人焉為之任聚斂充贏餘而彼數  
人者又素挾殘虐貪厲之資乘其隙而投之自不覺  
其入之深矣夫剛明君德也知人難事也虛心以求  
之合衆言而聽之尚恐其未哲也而用有主之成心  
聽失實之誕詞欲無誤焉得乎斌以剛直立節死於  
奸人之手阿合馬既敗曾無人為斌言者雖裕宗授  
箸之嘆亦莫之敢明豈其尚未能測世祖意耶至大  
初始追謚忠毅夫亦天理之在人心者終不容泯夫  
壬辰漳州民陳桂龍及其兄子陳弔眼有衆數萬屯

高安砦反命福建都元帥完者都及副帥高興討之  
時建寧賊黃華勢猖獗完者都先引兵壓其境軍  
威大振華驚懼降完者都奏以華為副元帥凡軍行  
悉以咨之桂龍等乘高為險人莫敢進與命人持束  
薪進至半山棄薪退如是六日誘其矢石皆盡乃焚

新焚柵斬首一萬級桂龍遁走 甲午大都重建太廟成自舊廟奉遷神主于裕室遂行大享之禮 昭文館大學士文正公竇默卒默爲人樂易平居未嘗出一言評品人物至論國家大計面折廷諍人謂可比汲黯帝嘗謂侍臣曰朕求賢三十年得一竇漢卿及李俊民二人又曰如竇漢卿之心姚公茂之才合而爲一可謂全人矣累贈太師

至元十八年春正月丙辰車駕幸渚州 二月乙未皇后弘吉刺氏崩后性明敏達於事機國家初政左右匡正與有力焉四怯薛奏割京城外近地牧馬帝

許之后將諫陽青劉秉忠曰汝何不諫若初定都時以地牧馬則可今軍民分業已定奪之可乎事遂止宋亡幼主入朝后不樂帝曰江南平自此不用兵甲人皆喜之爾何獨不樂后曰自古無千歲之國毋使吾母子及見此則幸矣帝以宋府庫物置殿廷召后視之后一視而反帝問欲后曰宋人貯蓄以遺子孫子孫不能守而後我又有何忍取之邪宋太后全氏至京不習風土后屢奏乞令回江南帝不允后退亦厚待之 以中書右丞相行江東道宣慰使阿剌罕爲中書左丞相行中書省事江西道宣慰使兼



招討使也的迷失叅知政事行中書省事 遣皇太子行邊復以伯顏佐之帝諭太子曰伯顏有文武才毋以常人遇之也 三月戊戌國子祭酒文正公許衡卒衡病革家人祀先衡曰吾一日未死寧不有事于祖考起奠獻如儀既撒而卒年七十二衡嘗語其子曰我平生虛名所累竟不能辭官死後慎勿請謚勿立碑但書許某之墓四字使子孫識其處足矣衡善教其言煦煦雖與童子言如恐傷之故所至無貴賤賢不肖皆樂從之服念其教者如金科玉條終身不敢忘或未及門傳其緒餘而折節力行為名世者

往往有之丞相安童一見衡語同列曰若此輩自謂不相上下蓋千百與千萬也翰林承旨王磐氣壓一世少所與可獨見衡曰先生神明也後贈司徒封魏國公 六月壬辰以中書左丞忽都帖木兒為中書右丞行中書省事御史中丞行御史臺事忽刺出為中書左丞行尚書省事 秋七月己亥阿剌罕卒于軍中 庚午忙古帶為中書右丞行中書省事 先是以阿答海代阿剌罕分戍三海口就招海中餘寇時阿答海未至范文虎等已航海至平壺島遇颶風敗舟諸將各擇堅艦乘之遁去棄士卒十餘萬于島

衆推張百戶者為帥方伐木作舟為歸計日本覘知之率衆襲殺殆盡惟餘南人萬餘不殺而奴之未幾得還者十存一二 閏月丁巳括江南戶口稅時京兆等路歲課自一萬九千已增至五萬四千錠阿合馬猶以為未實欲覈之上察其非而止 冬十月己酉焚毀道書帝方信桑門之教詔樞密副使張易等參校書院道德經為老子所著餘皆後人偽撰宜悉焚之言惟道德立行中書省于占城以峻都為右丞到深為左丞兵部侍郎也 理迷失叅知政事 十二月甲午以甕吉刺帶為右丞相阿合馬為左丞相

至元十九年春正月壬午皇子比平王以軍鎮阿里麻里之地以禦海都諸王昔里吉與脫脫木兒襲木忽兒撒里蠻等謀劫皇子比平王以叛欲與諸王扎刺忽結援於海都海都不從撒里蠻悔過執昔里吉等比平王遣扎刺忽以聞 初納刺速丁自緬還言熟其國形勢可擊二月甲午遂以大卜為右丞也罕的斤為叅政命諸王相答吾兒督諸軍往擊之 初益都千戶王著素志疾惡因人心憤怨阿合馬密鑄大銅鎚與妖人高和尚謀殺之時皇太子從帝如上都而阿合馬留守京師著以太子素惡其安姦三月辛

酉朔乃遣二西僧至中書詐稱皇太子還都作佛事  
省中疑之高鱗張九思皆宿衛宮中詰之倉皇失對  
遂之訊問不伏及午著復矯太子令俾樞密副使張  
易發兵夜會東宮易不察遽以兵往鱗問果何爲易  
附耳語曰太子來誅左相也旣而省中遣使出迎悉  
爲僞太子所殺奪其馬入建德門夜二鼓至東宮前  
立馬呼省官至前責阿合馬數語著即牽去以所袖  
銅錦碎其腦立斃繼呼左丞郝禎至亦殺之而囚右  
丞張惠於是鱗九思開門大呼曰此賊也叱衛士急  
捕之留守博敦持挺前擊立馬墜地衆奔潰多就擒  
高和尚逃去惟著挺身請囚時帝在察罕腦兒聞之  
震怒即遣和禮霍孫等馳歸大都討爲亂者獲高和  
尚于高梁河王著張易皆棄市著臨刑大呼曰王著  
爲天下除害今死矣異日必有爲我書其事者復以  
張易從著爲亂將傳首四方張九思曰易應變不審  
則有之坐以與謀則過矣乞免傳首從之 王惲曰  
著激於義捐一身爲天下除害事旣露不去自縛詣  
司敗以至臨命氣不少挫而視死如歸誠殺身成名  
死而不悔者也律以春秋誅亂臣賊子之法不以義與  
之可乎 夏四月丁酉雍吉刺世靈龍爲留守仍同簽

書樞密院事以和禮霍孫爲右丞相和禮霍孫入相皇太子謂之曰阿合馬已死汝任中書省事有便國利民者毋憚更張或有沮撓吾當力持之故是時廢務更新省部用人多所推薦初陳桂龍旣遁陳弔眼猶擁衆連五十餘砦未下高輿等擊斬之戊戌桂龍遂率其黨來降詔流桂龍於邊地阿合馬旣死帝猶不深知其姦及詢樞密副使孛羅乃盡得其罪惡始大怒曰王著殺之誠是也五月己未朔命發塚剖其棺戮屍於通玄門外縱犬食之四方聚觀稱快籍其家得櫃藏二人皮問之其妾云每呪詛時置神坐於其上又以帛一幅畫甲騎圍守幄殿兵皆張弦挺刃內向狀涉不軌遂并誅其子忽辛等四人尋令中書悉出其黨與在省部者凡七百十四人罷其濫設官府凡二百餘所又以郝禎耿仁黨惡尤甚命剖禎棺戮其屍下耿仁于獄誅之癸未張惠阿里罷以其肅行省左丞麥木丁爲中書右丞行御史臺御史中丞張雄飛爲叅知政事初阿合馬欲誣殺秦長卿劉仲澤亦麻都丁三人兵部尚書張雄飛力持不可阿合馬使人囑之曰誠能殺此三人當處以叅政雄飛曰殺人以求大官不能爲也阿合馬怒出爲澧

州安撫使累遷江淮行御史臺御史中丞時合馬子忽辛爲江淮右丞阿合馬恐不爲所容改陝西按察使未行阿合馬死召拜參知政事忽辛被逮敕廷臣推問忽辛歷指宰執曰汝曾受我家錢何得問我雄飛曰我曾受否曰公獨無曰如是則我當問汝矣遂伏辜 初朝廷以占城旣附遣唆都就其國立省撫治之王子補的負固弗率凡使臣經其國者皆執之帝怒六月戊戌命唆都等將兵討之 秋七月戊午朔日有食之 海外諸蕃惟俱藍尤遠自泉州至其境約十萬里招討使楊廷璧三往招之遂遣使貢寶

及黑猿一九月辛酉至京師 初孔子之後自宋南渡時有四十八代孫端友子玠寓衢州帝旣平宋疑所立或言孔氏子孫寓衢者乃其宗子遂召衍聖公洙赴闕洙遜於居曲阜者帝曰寧違榮而不違親真聖人後也十一月丁卯乃命爲國子祭酒兼提舉浙東學校 十二月壬寅以前中書左丞相張文謙爲樞密副使 先是宋少保樞密使信國公文天祥留燕三年坐卧一小樓足不履地時帝求南人有才者甚急王積翁薦之帝即遣積翁諭旨欲用之天祥曰國亡吾分一死耳倘緣寬假得一黃冠歸故鄉他日

以方外備顧問若遽官之非直亡國之大夫不可圖  
存舉其平生而盡棄之將焉用我積翁欲令宋官謝  
昌言等十人請釋爲道士留夢炎不可曰天祥出復  
號召江南置吾十人於何地事遂寢帝知其不可屈  
議將釋之有以天祥起兵江西事爲言者乃不果釋  
至是閩僧言土星犯帝座疑有變未幾中山有稱宋  
主有數千人欲取文丞相京師亦有中山薛保住上  
匿名書告變言某日燒襄城葦率兩翼兵爲亂丞相  
可無憂者時盜新殺左丞相阿合馬遂撤襄城葦乙  
巳遷瀛國公及宋宗室於上都疑丞相者天祥也乃

召天祥入帝諭之曰汝移所以事宋者事我我當以汝  
爲相矣天祥曰受宋恩爲宰相安事二姓願賜之一  
死足矣帝猶未忍遽麾之使退左右力贊帝從其請  
乃詔有司殺于燕京之柴市俄有詔使止之至則天  
祥死矣天祥臨刑殊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向  
再拜而死年四十七其衣帶中有贊白孔曰成仁孟曰  
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作何事而今  
而後庶幾無愧數日其妻歐陽氏收其屍面如生南  
北人聞者皆爲流涕有義士張毅甫者負天祥骸歸  
葬吉州適家人亦自惠州奉其母曾夫人之柩同日

至城下人以為忠孝所感天祥二子俱亡治命以弟  
壁之子叔子為後天祥為人豐下兩目炯然善談論  
博學飲酒能多而不亂有忠孝大節志廣才踈卒以  
窮死世哀其忠所居對文筆峰自號文山平生作文  
未嘗屬草下筆滔滔不竭尤長於詩有古賦比興之  
旨流離中感嘆悲悼一發於詩在京口有指南集在  
燕獄有集杜詩百首又有吟嘯集行於世 初天祥  
開督府置僚屬一時知名者四十餘人而遙請號命  
稱幕府文武士者不可悉數然皆一念向正至死靡  
悔許有壬曰宋養士三百年得人之盛軼漢唐而過  
之及天命已去文天祥萬變不渝一旦就義光明俊  
偉俯視一世顧庸敏裸將之士不知為何物也宋之  
亡守節不屈者有之未有有為若天祥者事固不可  
以成敗論也 癸卯御史中丞崔或言臺臣於國家  
政事得失生民休戚百官邪正雖王公宰相亦宜糾  
察近唯御史有言臣以為臺官皆當建言庶於國家  
有補至於選用臺察官止由中書寧無偏黨之弊今  
宜令本臺得自選任用漢人十六員蒙古人十六員  
相參巡歷為宜既而江淮省臣有欲專恣而息臺察  
之言者上議欲以行臺隸行省詔廷臣雜議兵部尚

書董文用曰御史臺譬之甘虎雖未噬人人猶畏之  
今虛名僅存而綱紀猶不振更加抑之則風采蕭然  
無復可望矣此不可行也從之 以中書右丞扎散  
爲平章政事 容城處士劉因天資絕人日記千百  
言過目成誦初爲經學究訓詁註釋之說歎曰聖人  
精義殆不止此及見周邵程朱之書即曰我固謂其  
當有是也至論其學之所長則曰邵至大周至精程  
至正朱子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也愛諸葛孔  
明靜以脩身之語表所居曰靜脩是年不忽木薦之  
徵至擢右贊善大夫尋以繼母老辭歸俸給一無所

受 元糧仰給江南者或自浙西涉入江淮由黃河  
逆流至中涿陸運至淇門入御河以至京師又或自  
利津河或開膠萊河入海勞費無成初宋季有海盜  
朱清者嘗爲富家傭殺其主亡入海島與其徒張瑄  
乘舟抄掠海上備知海道曲折尋就招懷爲防海義  
民伯顏平宋時遣清等載宋庫藏諸物從海道入京  
師授金符千戶二人遂言海運可通乃命總管羅璧  
暨瑄等造船六十艘運糧四萬六千餘石由海道入  
京然創行海洋亦逾年始至朝廷未知其利仍通舊  
運尋復因忙兀解言海運爲便遂立萬戶四總其事



又併四府爲都漕運萬戶府止令清瑄二人掌之  
至元二十年春正月己未立弘吉刺氏爲皇后時帝  
春秋高后頗預朝政相臣常不得見帝輒因后以奏  
事焉初弘吉刺之族從太祖起兵有功尋立其女爲  
后且與約曰弘吉刺氏生女世爲后生男世尚公主  
故元氏諸后多其族 和禮霍孫言中山民薛保住  
爲匿名書來上欺罔朝廷希覬官賞乙丑勅誅之又  
言自今應訴事者必須實書其事赴臺省陳告敢以  
匿名書告事重者處死輕者流遠方能發其事者以  
犯人妻子給之又言阿合馬專政時衙門太冗虛費

俸祿宜依劉秉忠許衡所定併省爲便帝皆從之

以阿塔海仍爲征東行中書省丞相 庚午唆都破

占城國 王子遁入山谷 壬申御史臺臣言燕南

河北山東去歲旱災按察司已嘗閱視而中書不爲

奏免稅糧民何以堪詔命有司權停勿徵時刑部尚

書崔彧亦言自阿合馬進用貪吏河南河北諸郡人

不聊生江南既定中原之民相率南遷以避徭役者

十八九數年之間亡失十五六萬餘戶去家就旅豈

人之情賦重政繁驅之至此乞時降旨招集復業量

免科役蠲除積欠給還事產郡縣長吏蒲替以戶口

增耗爲黜陟徒江南不還者與土著之人一例差遣  
庶幾流亡自歸田野日闢詔下廷臣議行之河北流  
民渡河南就食者朝廷遣使止之按察副使程思蕪  
曰河南河北皆吾民也縱其渡河全者甚衆 三月  
廣州新會縣民林桂方趙良鈐等擁衆萬餘稱羅平  
國改元建康官軍擒斬之餘黨悉平 帝憤日本襲  
殺島中軍夏四月壬辰命高麗王瞻及阿箬海領征  
東行省左丞相率師往擊之詔各路拘集水手造船  
五百餘艘民不勝苦中丞崔彧言江南盜賊相繼而  
起皆緣拘水手造海船民不聊生日本之役姑宜止

之江南四省應辦軍需而且里民力勿疆以土產所無  
凡給物價及民者必以實方口募水手當從所欲俟民  
氣稍蘇我力粗備二三年後東征未晚不聽 初詔  
定官吏贓罪法自五十貫以上皆決杖除名不叙百  
貫以上者死崔彧言今百官月俸不能副瞻養之資  
難責以廉勤之操宜更議增庶官月俸所增俸鈔惟  
賦之於民官吏不貪民必受惠其有以貪抵罪又復  
何辭六月己丑遂詔內外官吏俸以十分爲差增給  
五分 初思播以南施黔鼎豐辰沅之界九溪十八  
峒蠻僚叛服不常詔四川行省討之辛亥叅政曲里

續通志卷之五十三  
吉思宣慰使季勿蘭吉等鑿山開道分兵並進諸蠻  
伏險以拒然衆寡不敵多就擒戮其酋長率衆來降  
詔分其地郡縣之 八月癸未以明理察爲平章軍  
國重事 冬十月甲午以前平章政事扎散爲樞密  
副使 庚子建寧路總管黃華叛聚衆十萬稱宋祥  
興五年破崇安浦城諸縣圍建寧詔卜憐吉史弼等  
將兵二萬二千人擊之 十一月諸王相答吾兒及  
右丞太卜等分道攻緬江頭城破之遂遣使招諭其  
王不應以建都太公城乃其巢穴復進軍拔之初金  
齒諸夷欲降制於緬不能達旣克二城西南夷十二

部俱降

至元二十一年春正月乙卯群臣上尊號時議欲肆  
赦張雄飛諫曰古人言無赦之國其刑必平故赦者  
不平之政若聖明之世豈宜數赦上納之遂止下輕  
刑之詔 御史臺臣言罪黜之人久忘其名又復奏  
用乞戒約帝曰卿等所言固是然其間豈無罪輕可  
錄用者御史大夫王速帖木兒對曰以各人所犯罪  
狀明白敷奏用否當取聖裁從之 丁丑雲南按察  
司官陞辭詔諭之曰卿至彼當宣明朕意勿求貨財  
名成則貨財隨之狗財則必失其名而性命亦不可

保矣 二月壬辰邕州賓州民黃大成等叛梧州韶州衡州相連而起湖南宣慰使撒里蠻將兵討之

戊申漳州盜起命江浙行省調兵進討 遷宋宗室及大臣之仕者於內地時荆湖閩廣之間兵興無寧歲有言宋宗室居江南欲反者遣使捕之宿衛士阿魯渾薩里曰江南初下民疑未附宋室之反不聞郡縣言而信一人浮言捕繫之恐人人自危矣帝悟召使者還尋詔遷之 夏四月庚子湖廣行省平章阿里海牙請身至海濱收集占城散軍復使南征帝許之 占城國王遁入山谷之後遣其臣寶脫禿花陽

求歸附以緩師復潛殺使臣皇甫傑等百餘人唆都等又之方覺直詐乃遣兵攻之轉戰至木城下阻隘不敢進賊兵旁絕歸路軍殊死戰得出至是唆都等得引還 五月己未荆湖占城行省言忽都虎忽馬兒等將兵征占城前鋒舟師至舒眉蓮港不知所向命萬戶劉君慶進軍次新州獲占城蠻始知我軍已還矣就令占城蠻回道至占城境其國主遣阿不蘭以書降且言其國經唆都軍馬虜掠國計已空俟來歲遣嫡子以方物進繼遣其孫路司理勒蠻等奉表詣闕 帝怒占城叛服不常秋七月戊子遣鎮南王

脫歡與左丞李恒往會峻都兵進擊之復以安南通  
謀占城令軍行假道於其國且徵其糧餉以給軍  
八月辛亥征東招討司聶古帶言有旨進討骨嵬而  
阿里海牙朶剌帶王典三軍皆後期七月海風方高  
之後糧仗船重深虞不測姑宜少緩帝從之 初阿  
合馬專政盧世榮以賄進為江西權茶運使以罪廢  
阿合馬死朝臣諱言利無以副上意者總制院使桑  
哥薦世榮才能富國召問稱旨令與中書廷辨所欲  
行冬十一月辛丑和禮霍孫麥木丁張雄飛溫迪罕  
皆以議不合罷去復以安童為左丞相世榮為右丞

范文虎及前御史中丞史樞並為右丞不意遂失海  
牙撒的迷失廉希恕並叅知政事前戶部尚書拜耳  
商議中書省事史樞等皆世榮所薦也安童初使北  
安王被海都拘之十年始得還其嘗受海都官  
爵者帝怒斷事官石天麟亦自海都部中還奏曰海  
都實宗親偶有違言非仇敵此安童不拒絕之所以  
釋其疑心導其臣順也帝怒方解雄飛剛直廉慎始  
終一節嘗召至便殿語之曰聞卿貧甚賜白金二千  
五百兩鈔二千五百貫既出又加賜黃金五十兩雄  
飛拜受封識藏於家及其罷政阿合馬之黨遂矯詔

追奪之或有勸雄飛自辨者雄飛曰上以老臣庶故  
賜臣然臣未敢輕用而封識以俟者正慮今日耳又  
可自辨乎尋起爲燕南河北道宣慰使卒 盧世榮  
旣入中書即日奉詔理鈔法之弊自謂其生財有法  
用其法常賦倍增而民不擾翰林學士董文用謂曰  
此鈔取於右丞家即將取之民耶取於右丞家則吾  
不知若取於民則有說矣牧羊者歲嘗兩剪其毛今  
牧人日剪以獻主者固悅其得毛之多然羊無以避  
寒既熱死且盡毛又可多得乎民財有限右丞將盡取  
之得無有日剪其毛之患乎世榮不能對御史中丞

崔或亦極言世榮不可相帝大怒下或史欲致之法  
尋罷之 至元初丞相史天澤學士承旨王鶚等屢

請帝以科舉取士詔命中書議定程式未及施行至

是和禮霍孫與留夢炎等復言天下習儒者少而由  
刀筆吏得官者多帝曰將若之何對曰惟真舉取士  
爲便凡蒙古之士及儒吏陰陽醫術皆令試舉則用  
心爲學矣帝可其奏會和禮霍孫罷事遂止 十二

月鎮南王脫歡軍次安南安南日烜言其國至占城

水陸非便鎮南遂殺其守兵分六道以進安南王以  
兵拒於萬劫進擊敗之 故宋太皇太后謝氏卒於

燕

至元二十二年春正月桑哥言楊輦真伽云會稽有  
泰寧寺宋毀之以建寧宗等攢宮錢塘有龍華寺宋  
毀之以爲南郊皆勝地也宜復爲寺以爲皇上東宮  
祈壽時寧宗等攢宮已毀建寺庚辰敕毀郊天臺亦  
建寺焉 癸巳以脫列伯爲簽書樞密院事 乙未  
盧世榮奏罷江南行御史臺及改諸路按察司爲提  
刑轉運司兼理錢穀未幾御史臺臣言行臺不可輒  
罷且按察司兼轉運則糾彈之職廢帝以爲疑安童  
曰江南盜賊屢起行臺鎮遏之功居多不可罷但與  
行省並治杭州差覺僻遠宜徙江州據三省之間從  
之 丙申以阿必赤合爲中書平章政事 壬午烏  
馬兒與安南興道王戰大敗之進次富良江北國王  
陳日烜領舟師來拒戰大破之日烜遁去師入其城  
還屯富良江北 初盧世榮言天下歲課鈔九十萬  
餘以臣經畫之不取於民可增三百萬事未行而中  
外已非議臣請與臺院面議上前行之帝曰不必如  
此儼言之世榮又言自王文統後鈔法虛弊已久宜  
括銅鑄錢并製綾券與鈔叅行泉杭三州宜立市舶  
轉運司給民錢令商販諸番官取其息七民取其三

各路雖設常平倉名存實廢宜取權豪所擅鐵冶鑄  
器鬻之以其息儲粟平糶則可均物價而獲厚利民  
間酒課大輕宜官給鈔行古權酤法仍禁民私酤米  
一石取鈔十貫可得二十倍國家以兵得天下不藉  
糧餽惟資羊馬宜於上都隆興諸路買幣帛易羊馬  
選蒙古人牧之歲收其皮毛筋骨酥酪之用以十之  
二與牧者而馬以備軍興羊以充賜予帝皆善而行  
之至是請立規措所司官吏以善賈爲之帝曰此  
何職世榮曰規畫錢穀耳從之又言天下能規畫錢  
穀者爲阿合馬所用今悉以爲汚濫黜之臣欲擇而  
用之懼有言臣私有罪者帝曰何必計此第用其可  
用者於是擢用甚衆 盧世榮請於真定濟南太原

甘肅江西江淮湖廣等處立宣慰司兼都運使司以  
治課程仍嚴立條例禁諸司不得擅追管課官吏有  
敢沮撓者具姓名以聞遂以宣德王好禮並爲浙西  
宣慰使帝曰宣德人多言其惡世榮曰彼自陳能歲  
辦鈔七十餘萬錠是以用之 己巳以忽都魯爲平  
章政事 夏五月甲戌以御史中丞郭佑爲中書省  
叅知政事 丁亥復以甕吉刺帶爲左丞相 脫歡  
屢移書曰烜欲假道竟不納益脩兵船爲迎敵計脫



歡乘間縛棧爲橋渡富良江北與日烜大戰破之日  
烜遁走不知所之其弟益稷率其屬來降然交兵雖  
敗而勢益盛適盛夏霖潦軍中疾作死傷者衆而占  
城竟不可達乃謀引兵還交兵追襲之李恒中毒矢  
至思明卒唆都軍與脫歡相去二百餘里脫歡軍還  
唆都猶未知之亟趨其營交人邀於乾蒲江力戰而  
死後恒謚武愍唆都謚襄愍 六月丙辰遣馬忽河  
里往馬八國求奇寶 庚午呂師夔乞假省毋江州  
帝許之因諭安童曰此事汝蒙古人不知朕左右無  
復漢人可否皆自朕決汝當盡心善治百姓無使重

困致亂以爲朕羞 庚寅樞密院言鎮南王所統征  
交趾兵久戰力疲請於奧魯赤等二萬戶分蒙古軍  
千人江廣三行院分漢軍新附軍四千人選良將將  
之聽鎮南王節制以征交趾帝從之復以唐兀帶爲  
荆湖行省左丞唐兀帶請放征交趾軍還家休息詔  
從鎮南王處之 初民間酒聽自造米一石官取鈔十  
一貫盧世榮以官鈔五萬錠立權酷米一石取鈔十  
貫增舊十倍九月戊辰罷之聽民自造 庚寅敕征  
交趾諸軍除力田蒙古軍一百漢軍四百爲鎮南王  
宿衛餘悉遣還 癸丑立征東行省以阿答魯海爲左

丞相劉國傑陳巖並左丞洪茶丘右丞率諸軍伐日本  
丙辰以參議帖木兒爲參知政事位郭佑上且  
命之曰自今之事皆責於汝 戊午以江淮行省平  
章忙兀帶爲江浙省左丞相 十一月乙未以禿魯  
歡爲參知政事 盧世榮居中書數月恃委任之專  
肆無忌憚視丞相猶虛位也左司郎中周戴因議微  
有可否世榮即誣戴沮格詔旨入奏杖一百斬之於  
是朝中震懾無敢言者監察御史陳天祥上疏言世  
榮始爲江西權茶轉運使屢犯贓罪動數萬計今竟  
不悛狂悖尤甚雖居丞轄實專大政恣行苛刻大肆  
誅求欲以一歲之期致十年之積考其行事不副所  
言始言能令鈔法如舊鈔今愈虛始言能令百物自  
賤物今愈貴始言不取於民今課程增二百萬錠今  
乃迫脅諸路官司虛增其數凡若所爲動爲民擾脫  
不早有更張須其自敗猶蠹雖就除木病深矣疏聞  
詔丞相以下雜問其罪復召天祥與世榮俱至上都  
親鞠之一款服遂命誅之割其肉以食鷹獺世榮初  
以言利進太子意深非之曰財非天降安能歲取贏  
乎桑哥素主世榮者聞太子言不敢掇之 明孝皇  
太子真金初從姚樞竇默學仁孝恭儉尤優禮大臣

一時在師友之列者非朝廷明德則布衣節行之士  
在中書曰文明於聽斷聞四方科徵輓漕造作和市  
有係民之休戚者多奏罷之中外歸心焉江西行省  
以歲課羨鈔四十七萬貫來獻太子怒曰朝廷但令  
爾等安百姓百姓安錢糧何患不足百姓不安錢糧  
雖多能自奉乎盡却之中庶子伯必以其子阿八赤  
入見諭之以毋讀蒙古書須習漢人文字行臺治書  
侍御史王輝進承華事畧二十篇太子覽之至漢成  
帝不絕馳道唐肅宗改服絳紗爲朱明服心甚喜曰  
我若遇是禮亦當如是又至邢峙止齊太子食邪蒿

御侍臣曰一菜之名遽能邪人耶孔九思曰正臣防  
微理固當然太子善其說命諸子博觀其書時帝春  
秋高南臺御史上書請內禪太子聞之懼臺臣寢其  
章不敢聞而阿合馬之黨塔郎古阿散等請收百司  
吏案鈎考天下錢穀欲因以發之都事尚文曰是欲  
上危太子下陷大臣其謀姦矣遂語御史大夫及丞  
相先入言之以奪其謀帝震怒曰汝等無罪耶丞相  
進曰臣等無所逃罪但此輩名載刑書而爲此舉實  
動搖人心耳太子益憂懼不自安十一月丁未薨年  
四十三以哈刺哈孫爲大宗正哈刺哈孫用法平允

時欲以江南獄隸宗正哈刺哈孫曰江南新附教令

未亨且相去數千里欲遙制其刑獄得無冤乎事遂

止王宗沐曰愚按元史二百一十卷其行事一百五

內矣其間善惡豈無有足以為萬世法程者但其立

國自世祖以前以史官未立譯字律夷語音不通則

自憲宗以前其行事多不察見故於功臣則如博羅

陣赤老温皆失其傳他如宗親后妃謀臣猛將其戰

陣之功亦多缺畧至元以後自王文統劉秉中諸人

稍稍起朝儀建臺省有治天下之規然世祖雄心未

息兵甲未解平宋之後又征交趾搗日本伐占城兼

之四方反叛命將出師殆無寧日善乎郝經言於世

祖曰國家建極開運垂五十年而一之以兵遺孽殘

性游氣驚魂度劉剽盪殆欲殲盡自古用兵未有如

此之義且多也彼既以兵立國聚散剽忽挫破糜爛

以攻取則有餘虜將標粗夷風苟商以守文則不足

故其經制次第以及臣下謨謀雖時有一二可采者

而於上享國未蒞治未孚殆及順帝則倒裂毒亂

純於夷矣雖敬披拾采列事固無足觀者而又以正  
朔接承不敢獨廢故畧撮其大且要者總十四卷以

終二代之舉云

續資治通鑑卷第五十三終

文舉云  
卷二十九

神宗承不始... 其大且要... 十四卷以... 五

續資治通鑑卷第五十四

元紀二起至元丙戌盡至元庚寅八月凡四年有奇



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中

至元二十三年春正月戊辰朔以太子故罷朝賀  
先是立征東行省命阿塔海洪茶丘等再擊日本勅  
各處造海船集漕船募水手貯糧餉期以是年三月  
以次而發八月會於合浦有司徵斂大為姦利吏部  
尚書劉宣上書言近議再興日本之兵此役不息安  
危所繫近用唆都議伐占城海牙言征交趾三數年  
間吏民大擾盜賊蝟興且交趾小邦親王提兵深入

文舉云  
卷之五十三

神宗承不烟... 對畧辭其大且要... 十四卷以... 五

續資治通鑑卷第五十四

元紀二起至元丙戌盡至元庚寅八月凡四年有奇

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中



至元二十三年春正月戊辰朔以太子故罷朝賀

先是立征東行省命阿塔海洪茶丘等再擊日本勅

各處造海船集漕船募水手貯糧餉期以是年三月

以次而發八月會於合浦有司徵斂大為姦利吏部

尚書劉宣上書言近議再興日本之兵此役不息安

危所繫近用唆都議伐占城海牙言征交趾三數年

間吏民大擾盜賊蝟興且交趾小邦親王提兵深入

無功反殪大將况日本海洋萬里非二國比萬一不利援兵安能飛渡耶帝納其言甲戌以日本孤遠島夷重困民力詔罷征之專事安南命阿里海涯等大徵各省兵仍遣鎮南王脫歡將之以行以安南王弟陳益稷效順來歸封為安南王約平定其國以兵納之宣復言曰安南臣事已久歲貢未嘗愆期頃者用兵無功瘡痍未復今乃復議大舉聞者恐懼且交廣炎蒸之區今約七月集諸路兵於靜江病死者必衆矣况湖廣密邇溪洞寇盜常多大兵一出萬一奸頑乘間生變何以應之時湖廣宣慰司亦上言乞罷交

趾兵以甦民困詔從之令還軍各省居益稷於鄂州丁未用御史臺臣言立按察司巡行郡縣法除使二員留司副使以下每歲二月分蒞按治十月還司時浙江行省理筭錢穀甚急鬻所在學田輸其直於官利用監臣徹里使江南見之謂曰學有田以供祭祀育賢才安可鬻耶遂奏罷之先是程文海為集賢直學士言省院諸司皆用南人惟御史臺按察司無之江南風俗南人所諳亦宜參用之三月己巳遂詔文海仍集賢直學士拜侍御史行御史臺事往江南博采知名之士帝素聞趙孟頫葉李名密論文

海必致此二人文海復薦宋宗室趙孟頫及張伯淳等二十餘人帝皆擢用之 夏四月庚子雲南省平章納速刺丁上便宜數事一曰弛道路之禁通民來往二曰禁負販之徒毋令從征三曰罷丹崖站賦民金爲飲食之費四曰聽民伐木貿易五曰戒使臣勿擾民居立急遞舖以省驛騎詔議行之 己未遣要束木鈞考荆湖行省錢穀中書擬以要束木平章政事脫脫忽參知政事帝曰要束木小人事朕方五年授一理筭官足矣脫脫忽人奴之奴令史宣使才也讀卿等所進擬令人恥之未幾荆湖行省左丞相阿里海牙入朝言要束木在鄂省勾考豈無贓賄之迹臣亦請勾考之詔遣參知政事禿魯罕樞密院判李道治書侍御史陳天祥偕往 先是陳天祥至鄂州即劾要束木貪賄不法事時桑哥與要束木連姻相倚爲姦摘天祥疏中語誣以不道遣使究問欲殺之行臺御史申屠致遠累章辨其無罪猶繫於獄歲餘方釋之阿里海牙亦尋卒至是省臣言阿里海牙與要束木互請鈞考今阿里海牙雖已死事之是非當令暴白帝曰卿等言良是其連引諸人近者即彼追逮遠者宜以上聞此事自要束木所發宜從其言行



之既而要束木遂籍阿里海牙家貲歸之京師 總  
制院使桑哥膽巴海師弟子也為人狡黠豪橫好言  
財利帝深喜之遂有大任之意秋七月壬午令具省  
臣姓名以進帝曰右丞相安童右丞麥木叅知政事  
郭佑楊居寬等並仍前職以鐵木兒爲左丞其左丞  
相甕吉刺帶平章政事阿必失合忽都魯等皆別議  
仍選可代者以聞遂免甕吉刺帶等官嗣後庭中有  
所建置人才進退桑哥咸與聞焉 癸巳詔中書省  
銓定省院臺部官屬自中書令左右丞相而下各有  
定員仍諭安童曰中書省朕當親擇其餘諸司並從

中書裁減安童曰比聞聖意欲倚近侍爲耳目如臣  
所行非法從其舉奏今近臣乃伺隙援引非類曰某  
居某官某居某職以所署奏目付中書施行銓選之  
法自有定制其尤無事例者臣嘗廢格不行慮其黨  
有短臣者帝曰卿言良是後若此者其勿行之 兩  
淮兵革之餘荆榛蔽野宣慰使昂吉兒言洪澤芍陂  
可立屯田以給軍餉時以用兵日本未即行是月令  
千人往其地試之果大獲遂以兵二萬屯之歲得米  
數十萬斛 海外諸番曰馬八兒曰須門那曰僧忽  
里曰南無力曰馬蘭丹曰那旺曰丁呵兒曰來來曰

急闌亦解曰蘇木都刺等凡十國因楊廷壁屢奉詔招之九月乙丑朔遂俱遣使入貢 冬十月辛亥河決開封祥符陳留杞大康通許鄆陵扶溝洧川尉氏楊武延津中牟原武睦州十五處役南京民夫二十餘萬塞之 十一月乙丑中書省臣言朱清等海道運糧以四歲計之總百一十萬石斗斛耗折願如數以償風浪覆舟請免其徵從之遂以昭勇大將軍沿海招討使張瑄明威將軍管軍萬戶兼管海道運糧船朱清並為海道運糧萬戶 戊午翰林承旨撒里蠻言國史院纂脩太祖累朝實錄請以畏吾字繙譯俟奏讀然後纂定從之

至元二十四年春正月辛卯置征交趾行尚書省以奧魯昂赤為平章政事烏馬兒樊楫為參知政事並受鎮南王節制 初麥朮督丁為右丞以與盧世榮議不合而罷尋以其行已廉潔起左丞與安童治省事二月乙未遂由左丞拜平章政事 甲辰以范文虎為中書右丞商議樞密院事 閏月乙丑復置尚書省以桑哥鐵木兒並為平章政事阿魯渾薩里為右丞葉李為左丞馬紹參知政事麥朮督丁言自制國用使司改尚書省頗有成效今仍分兩省為宜詔從

之安童諫曰臣力不能回天但乞不用桑哥別選賢能猶或不至害民誤國不聽 初太子設總教國子之官逮至元初乃以許衡爲祭酒而侍臣子弟就學者纔十餘人衡旣去教益廢而學舍未建師生寓居民舍國子司業耶律有尚屢以爲言辛未始立國子監設監官祭酒一員司業二員監丞一員博士二員助教四員生員百二十人蒙古漢人各半官給帑劄飲食仍隸集賢院遂以有尚爲祭酒 設江南各路儒學提舉司時江南諸縣各置教諭二人又用廷臣議諸道各置提舉司設提舉儒學二人統諸路府州縣學祭祀錢糧之事未幾復從桑哥等言鈞考江西學田所入羨餘貯之集賢院以給有才藝之士 范文虎改尚書右丞商議樞密院事 扎魯忽赤合刺合孫等言去歲審囚官所錄囚數南京濟南兩路應死者已一百九十人若總校諸路爲數必多宜留扎魯忽赤數人分道行刑帝曰囚非群羊豈可遽殺耶宜悉配隸淘金 先是中書傳旨議更鈔用錢吏部尚書劉宣獻議曰原交鈔所起漢唐以來皆未有宋紹興初軍餉不繼造此以誘商旅爲沿邊糴買之計比銅錢易於賈擊民甚便之稍有滯礙即用見錢尚

存古人子母相權之意日增月益其法寢弊欲求目前速效未見良策新鈔必欲創造用權舊鈔只是改換名目無金銀作本稱提軍國支用不復抑損三數年後亦如元寶矣宋金之弊足爲殷鑒鑄造銅錢又當詳究秦漢隋唐金宋利病著在史策不待縷陳國朝廢錢已久一旦行之功費不貲非爲遠計大抵利民權物其要自不妄用始若欲濟丘壑之用非惟鑄造不敷抑亦不久自弊矣屬桑哥謀立尚書省以專國柄錢議遂罷三月甲午桑哥以交鈔及中統元寶行之既久物重鈔輕遂建議更造至元鈔行之自一貫至五十文凡十有一等每一貫文視中統鈔五貫文時宋宗室趙孟頫曰始造中統時以銀爲本虛實相權及今二十年輕重相去至數十倍故既改元中統爲至元後二十年至元鈔必復如中統矣若計鈔抵法疑於太重或以孟頫年少來自南方意頗不平其言詰之曰今朝廷用鈔故犯法者以鈔計贓汝以爲非欲沮格至元鈔耶孟頫曰頫奉詔與議不敢不言今中統鈔虛故改至元鈔謂至元鈔終無虛時寧有是理公不揆於理欲以勢相陵可乎其人慚而止先是有告乃頫反者帝遣伯頫往覘虛實乃頫謀

執之伯顏覺得脫歸時西北諸王聞乃顏反多欲從之帝以爲憂宿衛七阿沙不花曰此莫若先撫安諸王乃行天討則叛者勢自孤矣帝曰善爾試爲朕行之乃北說諸王納牙曰大王聞乃顏反耶曰聞之曰大王知乃顏已遣使自歸耶曰不知也曰聞大王等皆欲爲乃顏外應今乃顏旣自歸矣是獨太王與主上抗耳大王何不往見上自陳爲萬全計納牙許之於是諸王之謀乃解帝遂議親討之五月壬寅發上都以左丞相庭等將漢軍用漢法以戰旣而乃顏之黨金家奴塔不反擁衆十萬進逼乘輿帝親麾諸軍圍之乃顏堅壁不出司農卿鐵哥曰彼衆我寡當以疑退之於是帝益張蓋據胡床坐鐵哥進酒塔不反按兵覘之不敢進李庭曰彼夜當遁耳乃引壯士十餘人抱火砲夜入其陣砲發果自潰散帝曰何以知之庭曰兵雖多而無紀律見車駕駐此而不戰必疑有大軍繼之是以知其必遁遂命庭將漢軍王昔帖木兒將蒙古軍並進秋七月癸巳乃顏敗走追執之其黨悉平冬十月戊午朔日有食之初桑哥奉詔檢覈中書省虧欠鈔六千餘錠叅知政事楊居寬微自辨以爲實掌鈔選錢穀非所專桑哥怒令左右

拳其頰遂與叅知郭佑皆引服事聞帝令丞相安童共議之曰此曹獲猶毋令他日得以脅問誣伏爲詞由是佑居實皆坐棄市籍其家人咸寃之時有江寧縣達魯花赤吳德者憤言尚書今日鉤考中書不遺餘力他日復爲中書鉤考汝獨不死耶或以告桑哥亟捕德殺之未幾帝問翰林諸臣言以丞相領尚書省事漢唐有此制否咸曰有之而左丞葉李遽言前省臣所不能者桑哥舉能行之宜以爲丞相冬十一月遂以桑哥爲尚書右丞相鐵木兒阿剌渾薩里爲平章政事葉李爲右丞馬紹爲左丞 己酉詔群臣

議彌盜之方桑哥玉速帖木兒言江南歸附十年盜賊迄今未靜者宜降旨立限招捕而以安集貴州縣之吏其不能者黜之葉李言臣在漳州十年詳知其事大抵軍官嗜利與賊通者尤難彌息宜令各處鎮守軍官例以三年轉徙庶革斯弊帝皆從其議詔行之 十二月丁丑以朱清張瑄海運有勞遙授宣慰使 乙酉鎮南王以諸軍渡富良江次交趾城下敗其守兵日烜與其子棄城走噉喃堡

至元二十五年春正月壬寅賀州賊七百餘人焚掠封州諸郡循州賊萬餘人掠梅州 丙寅從桑哥及

楊璉真加言凡宋宮殿郊廟悉毀爲寺復欲取宋高宗所書九經石刻爲浮屠臺杭州推官申屠致遠力拒止之天大雨雪有司督民入山伐木死者四百人行省叅政董文用曰非時役民民不堪矣宜少除之不從二月庚申司徒撒里蠻等進讀祖宗實錄帝曰太宗事則然睿宗少有可易者定宗固日不暇給憲宗汝獨不能憶之耶猶當詢諸知者故事車駕如上都樞密院臣俱從行歲留一人領院事漢人不得與焉三月庚寅車駕幸上都以屬判官鄭制宜制宜遜辭帝曰汝豈漢人比耶制宜鄭卽子也初朝廷將征日本造樓船何家洲之地狹衆欲徙旁居民制宜不從改授寬地居民德之城中屢災或言于制宜曰恐姦人乘間爲變宜捕其疑似者痛治之制宜曰吾但嚴守備而已柰何濫及無辜不答一人災亦息有盜入近郊晨昏剽劫流言將入城俄有數男子自城外至顧時異常制宜命吏縛入獄問之無驗行省疑其非將釋之不從明日再出城東遇一人乘白馬貌服殊異制宜叱下訊之乃與前數男子同爲盜者遂正其罪一郡帖然江淮行省忙兀帶言宜除軍官更調法死事者贈散官病故者降一等帝曰父

兄雖死事子弟不勝任者安可用之苟賢矣則病故者亦不可降也 先是鎮南王脫歡復遣兵追日烜於海不知所之右丞相阿八赤曰賊棄巢穴遠遁意待吾之敝而乘之將士皆北人春夏之交瘴厲將作賊弗就擒饋餉且盡吾不能持久矣時日烜復遣使請降以款師諸將信其說久之不降擁衆據海口阿八赤率衆攻之將士多被疫不能進諸蠻復叛所得險阨皆失守遂謀引還甲午王次內傍關日烜復集散兵三十萬守兵東關逼脫歡歸路諸軍且戰且行日數十合賊據險竊發毒矢將士裹瘡而戰樊楫阿八赤皆死前軍昔都兒奮勇乘之交人小却由是脫歡由間道趨還日烜尋遣使入朝貢金人以代已罪帝以脫歡無功而還令出鎮揚州終身不容入覲焉

甲寅循州賊萬餘寇漳浦泉州賊二千人寇長泰

汀贛畚賊千人寇龍溪皆討平之 初宋江西招諭

使知信州謝枋得通入建陽時程文海至江南訪求人才薦宋遺士三十人枋得亦在其列枋得方居母喪遺書文海曰某所以不死者以九十三歲之母在耳先妣以今年正月考終某無意人間事矣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李左車猶能言之况稍知詩書頗



識理義者乎某之至愚極闇決不可辱召命亦明矣  
既而留夢炎亦力薦之於上枋得復遺書夢炎言江  
南無人才未有如今日之可恥春秋以下之人物本  
不足道今欲求一人如瑕呂飴甥程嬰杵臼廝養卒  
亦不可得辯論凡數千百言卒不行 夏四月乙丑  
廣東民董賢舉浙江民楊鎮龍循州民鍾明亮各擁  
衆萬餘相繼而起明亮勢尤猖獗詔遣江浙行省丞  
相忙兀帶行樞密院副使月的迷失發四省兵討之  
明亮屢降復叛既而按察司使王惲上疏言福建郡  
縣五十餘處連山距海實邊徼要區由平宋以來官

吏殘虐故愚民往往嘯聚朝廷遣兵討之復致蹂踐  
甚非一視同仁之意况福建歸附之民戶幾百萬黃  
華之變十去四五今明亮之勢又烈於華其可以尋  
常草竊視之宜選精兵明號令以計取之可也御史  
大夫月呂魯亦言江南盜起凡四百餘處宜選將討  
之帝曰月的迷失屢以捷聞忙兀帶已往卿毋以爲  
慮也 時乃顏餘黨火魯火孫及哈丹等尚攻掠邊  
郡未下甲申詔皇孫鐵木兒北撫諸軍進討之 秋  
七月戊戌同知江西行樞密院事月的迷失上言近  
以盜起廣東分江西江淮福建三省兵萬人令臣將

之討賊臣願萬人內得蒙古軍三百并臣所藉降戶  
萬人置萬戶府以撒木合兒爲達魯花赤佩虎符以  
從詔許之 時江浙行省忙兀帶悍戾縱恣常慮臺  
臣糾劾其罪而尤畏御史中丞劉宣日遣人入建康  
偵伺臺中違失臺臣皆憚求自解惟宣屹不爲動兀  
帶益忌之因羅織宣罪逮繫其二子于獄又令人妄  
言宣沮壞錢穀事聞遂遣使置獄行省鞠治之宣及  
御史六人俱就逮宣不勝憤是日遂自刎於舟中始  
宣將行以一緘付從子自誠令勿啓視宣死視其書  
云觸怒大臣誣構成罪豈能與經斷小人交口辨訟

屈膝爲容於怨家之前身爲臺臣義不受辱當自引  
決顧不獲以身殉國爲恨耳嗚呼天平實鑿此心宣  
忠義節操爲世所重聞者莫不悼惜之 初桑哥摘  
委六部鈎考百司倉庫財穀復以爲不專其任遂置  
徵理司以主之時埋筭之計行入倉庫司錢穀者無  
不破產及當更代人皆棄家避之至是冬十月庚戌  
桑哥又言湖廣錢穀已責償于平章要東木他省欺  
盜者必多請以叅知政事忻都等十二人理筭江淮  
江西福建四川甘肅安西六省耗失之數給兵以衛  
其行庚申詔皆從之旣而行臺御史程文海入朝言

天子之職莫大於擇相宰相之職莫大於進賢宰相不以進賢爲急而惟以貨殖爲心非爲上爲德爲下爲民之意今權奸用事立尚書省鈞考錢穀以割剥生民爲急所委任者率皆貪饕邀利之人江南盜賊竊發良以此也臣竊以爲宜清尚書之政損行省之權罷言利之官行卹民之事桑哥大怒留京師不遣奏請殺之者六帝皆不允 庚午桑哥請明年海道漕運江南米湏及百萬石又言安山至臨清爲渠二百六十五里若開浚之爲工三百萬當用鈔二萬錠米四萬石鹽五萬斤其陸運夫萬三千戶復罷爲民

其賦入及芻粟之估爲鈔二萬八千錠諸省宰相當然渠成亦萬世之利也請以今冬備糧費來春浚之制可 十一月己亥命李思衍爲禮部侍郎充國信使以萬奴爲兵部郎中副之同使安南詔諭陳日烜親身入朝否則必再加兵 時天下騷然而江淮尤甚讒佞之徒史士等方且諷請立石爲桑哥頌德帝曰民欲立則立之仍告桑哥使之喜也碑成樹之省前曰桑公輔政之碑 甲辰改釋教總制院爲宣政院秩從一品印用三臺以尚書右丞相桑哥兼宣政使十二月丁巳海都兵犯邊拔都也孫脫迎擊死之

先是安童將兵臨邊為失里吉所執一軍皆沒至是  
八隣來歸從者凡三百九十人帝厚賜之 辛未桑  
哥言有分地之臣例以貧乏為辭希覲賜與財非天  
降地出皆取於民苟不慎其出入恐國用不足帝曰  
自今不當給者汝即執之當給者宜覆奏朕自處之  
以董文用為御史中丞文用曰中丞不當理細務  
先舉賢材乃舉胡祗適王暉雷膺荆幼紀許楫孔從  
道等十餘人為按察使徐琰魏初為行臺中丞當時  
以為極選會桑哥當國貴戚見之皆屏息遜避文用  
獨不附之桑哥使人諷文用頌已功不答又自謂文

用曰百司皆具食丞相府矣亦不答會朔方軍興而  
征求愈急文用曰民急矣外難未除而內傷其根本  
丞相宜思之因持郡國所上盜賊之目謂之曰百姓  
非不欲安樂急法暴斂至此御史臺所以救時政之  
不及丞相當有以助之不當抑之也御史臺不得行  
則民無所赴訴民無所赴訴而政日亂將不止於臺  
事之不行也忤其意益深桑哥乃據拾臺事百端潛  
於帝文用因與辨論不為屈於是具奏桑哥奸狀詔  
報文用語密而外人不知也桑哥又誣譖之曰在朝  
惟文用慙傲沮法欲痛罪之帝曰彼御史職也何罪

之有尋遷爲大司農 立學校二萬四千四百餘所  
至元二十六年春正月丙戌地震 戊戌以荆湖古  
城省左丞唐兀帶副按的忽都合爲蒙古都萬戶統  
兵會江淮福建二省及月的迷失兵討盜于江西  
壬寅海船萬戶府言山東宣慰使樂實所運江南陸  
負至淮安易聞者七然後入海歲止二十萬石若由  
江陰入江至直沽倉民無陸負之苦且米一石省運  
估八貫有奇乞罷膠萊海道運糧萬戶府而以漕事  
責臣當歲運三十萬石詔許之 癸卯賊鍾明亮寇  
贛州掠寧都擾秀嶺詔發江淮省及鄰郡戍兵五千

遷江西省叅政管如德爲左丞將兵征討之 以中  
書右丞相伯顏知樞密院事將兵鎮和林統有漠北  
諸路置知院自伯顏始 以伯答兒爲中書平章政  
事 三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台州賊楊鎮龍僭稱  
大興國寇東陽義烏浙東大震諸王蹇吉刺帶時謫  
婺州率兵討平之 初福建叅知政事魏天祐見時  
方求才欲薦謝枋得爲功遣使誘枋得入城與之言  
坐而不對或嫚言無禮天祐不能堪乃讓曰君封疆  
之臣安仁之敗何不死枋得曰程嬰公孫杵臼二人  
皆忠于趙一存孤一死節王莽篡漢龔勝餓死司馬

子長云死有重於泰山輕於鴻毛參政豈足以知此  
天祐怒逼之北行以死自誓自離嘉興即不食二十  
餘日不死乃復食既渡采石惟茹小蔬果積數月困  
殆四月巳酉朔至燕問太后攢所及瀛國公所在再  
拜慟哭疾甚留憂炎使醫持藥雜米飲進之枋得怒  
擲之於地不食五日死子定之護骸骨歸葬信州枋  
得天資嚴厲雅負奇氣風岬孤峭不能與世軒輊而  
以天時人事推宋必亡於二十年後每論樂毅申包  
胥張良諸葛亮事常若有千古之憤者而以植世教  
立民彝爲任貴富賤貧一不動其中初枋得之北行

也嘗書已甚衣結屨穿人有嘗德之者賜以金帛辭  
不受又爲詩別其門人故友時以爲讀其辭見其心  
慷慨激烈真可以使頑夫廉懦夫立云 甲戌以御

史中丞王呂魯爲太傅加開府儀同三司簽江西等

處行尚書省事 是月翰林學士文忠公王磐卒年

九十二贈太傅開府封潞國公磐嘗過曲阜定孔子

廟如歷代給民百戶以供洒掃後其家時尚書省以

括戶之故歆收爲民磐言廟戶百家歲鈔不過六百

萬僅比六品官終年俸耳聖朝疆宇萬里財賦歲億

萬計豈愛一六品官俸不以待孔子哉嘗以疾請斷

月俸且言前代用人二十從政七十致任所以資其材力閱其衰老養其庶恥之心也今入仕者不限年而老病者不能退彼既不自知恥朝廷亦不以爲非甚不可也曾西諫征日本極剴切時朝議汰冗官擢近私忌按察司欲併省之磐疏曰各路去京師遙遠貪污侵害小民惟賴按察司爲之申理若指爲冗官一例罷去則小民寃死無訴矣若以京師有御史臺糾察四方之事是尤不然夫御史臺糾察朝廷百官京畿州縣尚有弗及况能周遍外路千百城之事乎若欲併入運司運司專以營利增課爲職與管民官常分彼此豈暇顧細民之寃抑哉由是按察司得不罷年八十餘以資德大夫致仕皇太子召入宮賜食問慰良久行之日公卿百官皆餞送因無子以婿著作郎李稭賓爲東平判官以便養每大臣燕見帝數問起居狀始終眷顧不衰磐資性剛方閑居不妄言笑奏對必以正未嘗阿順帝常以直直稱之雖權倖側目弗顧也阿合馬方得權致重幣求碑文磐拒弗與所薦宋衛雷膺魏初徐琰胡祗適蓋琪李謙後皆爲名臣卒之夕有大星隕正寢之東云 五月以叅知政事忻都爲尚書左丞中書叅知政事何榮祖爲

參知政事參議尚書省事張天祐為中書參知政事  
六月丙寅要忽兒犯邊 辛未海都寇邊兵至和

林宣慰使怯伯同知乃滿帶副使八里鐵兒皆反應  
之劉哈刺八都魯乘間脫歸初海都至杭海晉王其  
麻刺率衆與戰失利被圍土土哈引勁卒陷陣翼王  
出秋七月戊寅朔車駕親征海都至北邊謂土土哈  
曰昔太祖與臣下同患難者飲班木河之水以紀功  
今日之事何愧昔人 先是壽張縣尹韓仲暉等言  
起須城縣安山西南由壽張西北至東昌又西北至  
臨清引汶水以達御河長二百五十餘里中建閘三

十有一以時蓄洩至是功成詔賜名會通河 冬閏  
十月庚辰桑哥言初改至元鈔欲盡收中統鈔故令  
天下鹽課以中統至元鈔相半輸官今中統鈔尚未  
可急歛宜令稅賦並輸至元鈔商賈有中統料鈔聽  
易至元鈔以行然後中統鈔可盡從之 先是廣東  
賊鍾明亮既降江西行院月的迷失請以明亮為循  
州知州帝不允丙戌明亮遂復反寇梅州其黨江羅  
寇漳州又韶雄諸賊二十餘處皆應之詔月的迷失  
復合福建江西兵共討之 丙申婺州賊葉萬五以  
衆萬人寇武義縣殺千戶一人江淮省平章不鄰吉



帶將兵討之 庚子取泗濱石爲磬以補宮懸之樂  
十一月壬子漳州賊陳機察等八千人寇龍巖福  
建省遣兵討破之陳機察丘大老張順等以其黨降  
行省請斬之以警衆事下樞密院議范文虎曰賊固  
當斬然旣降又殺之何以示信宜並遣赴闕從之  
先是令百官市馬助邊猶不足用十二月辛巳復括  
天下馬充之凡一品官許乘五疋二品三疋四品五  
品二疋六品以下一疋限數外悉令入官 紹興路  
總管府白紮矩言宋宗室散居江南者百姓敬之不  
衰父之非便宜悉遷於京師桑哥以聞擢爲尚書省  
出爲寧遠王

至元二十七年春正月癸酉立興文署掌經籍板及  
江南學田糧數 二月癸巳江西賊華大老黃大老  
等掠樂昌諸郡行樞密院討平之 二月癸亥建昌  
賊丘元等自稱大老集衆千餘人掠南豐諸郡建昌  
副萬戶擒斬之 甲子揚鎮龍餘衆剽浙東總兵官  
討賊者多俘掠良民勅行御史臺分揀凡爲民者千

六百九十五人 辛未太平縣賊華大五集衆百餘人寇寧國皆擒斬之 夏五月戊申江西行省管如德行院月的迷失合兵討反寇鍾明亮明亮降詔傳至闕下如德等留不遣明亮復率衆寇贛州樞密院以如德等違詔縱賊請誥之詔罷江西行樞密院 庚午婺州求康東陽處州縉雲賊呂重二揚元六等反浙東宣慰使史弼擒斬之 秋七月戊申江西霖雨贛吉袁瑞建昌撫諸郡水皆溢龍興城幾沒 戊午貴州猫蠻作亂入順元城湖廣省檄八番萬戶府及羅甸宣慰司合兵討之 秋八月辛未朔日有食

之 癸巳地大震武平尤甚黑沙水湧出壓死按察司官及總管府官王連等及民七千二百二十人傷者數十萬人壞倉庫局四百八十間民居不可勝計 帝聞之慮乃顏黨乘機入寇遣平章政事鐵木兒樞密院官塔魯忽帶兵五百人往視之

帝聞之震怒時嘗東遊人欲盡平章趙鼎木京跡  
其後十餘人奉命車馬四百八十間其不可觀信  
同中又歸言州官王敷善又男十千二百二十人射  
之然日此大震海平木其黑必水氣出聖亦林察

續資治通鑑卷第五十五

元紀三 起至元庚寅九月盡至元甲午凡四年有奇



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下

九月戊申武平地震盜賊乘隙剽掠民愈憂恐平章  
政事鐵木兒以便宜蠲租賦罷商稅弛酒禁斬為盜  
者轉海運米萬石以賑之時武平地變帝深憂之方  
駐蹕龍虎臺遣阿魯渾薩里召集賢翰林兩院官詢  
致裁之由議者畏桑哥莫敢指切時政桑哥遣忻都  
王巨濟等理笑天下錢穀已徵者數百萬未徵者尚  
數千萬民不聊生自殺者相屬逃山林者則發兵捕

之於是集賢直學士趙孟頫因阿魯渾薩里入奏於帝謂湏下詔蠲除庶幾天變可弭帝從之詔草已具桑哥怒曰此必非帝意孟頫曰凡錢穀未徵者其人死亡已盡非及是時除免之他日言事者倘以失陷歸咎尚書豈不爲丞相深慮耶桑哥悟丙辰詔赦天下民賴稍蘇 冬十月丁丑尚書省臣言江陰寧國等路大水民流移者四十五萬八千四百七十八戶帝曰此亦何待上聞當速賑之詔出粟五十八萬二千八百九十九石 十一月江淮行省平章不憐吉帶言福建盜賊已平惟浙東一道地極險惡賊所巢穴向伯顏曾於各路置戍後爲忙古解更易之今乞復還三萬戶府以合刺帶一軍戍沿海明台亦怯烈一軍戍溫處札忽帶一軍戍紹興婺其寧國徽初用上兵後皆與賊通今以高郵泰兩萬戶漢軍易地而戍揚州建康鎮江三城跨據大江人民繁衆宜置七萬戶府杭州行省諸司府庫所在宜置四萬戶府水戰之法舊止十所今擇瀕海沿江要害二十二所分兵閱習伺察諸盜錢塘控抱海口舊置戰船二十艘故海賊時出奪艇殺人今增置戰船百艘海船二十艘庶盜不敢發從之 壬戌大司徒撒里蠻翰林學

士承旨兀魯帶進太宗實錄 甲子御史臺言江南賊起討賊官利其剽掠復以牲口充贖遺請給還其家帝嘉納之 十二月丙戌興化路仙游賊朱三十五集衆寇青山萬戶李綱討平之 己亥處州青田賊劉甲乙等集衆萬餘人寇温州平陽 是年天下戶一千三百一十九萬六千二百有六口五千八百八十三萬四千七百一十有一而山澤溪洞之民不與焉 安童見天下大權盡歸尚書省屢求退不許至是罷相仍領宿衛

至元二十八年春正月辛酉免江淮貧民至元十二年至二十五年所逋田租二百九十七萬六千餘石及二十六年未輸田租十三萬石鈔千一百五十錠絲五千四百斤綿千四百三十餘斤時天下以桑哥鈎考錢穀之故中外騷動廷臣莫敢言者集賢直學士趙孟頫謂奉御徹里曰桑哥罪惡甚矣我等不言他日何以辭其責公為上所親信捐一日之命為百姓除殘賊仁者事也時帝攻瀋北也里審班及也先帖木兒等俱在徹里乘間入言之詞語激烈帝怒謂其毀詆大臣命衛士批其頰血湧口鼻委頓地上少間復呼而問之辯愈力曰臣與桑哥無仇所以力數

其罪而奮不顧身者正以為國討其苟長聖怒而不  
言則姦臣何時除民害何時息帝大悟召不忽木問  
之對曰桑哥雍蔽聰明紊亂朝政有言者即誣殺之  
今百姓失業盜賊蜂起召亂在旦夕非亟誅之恐為  
陛下憂留守賀伯顏亦嘗陳其姦時廷臣言者益衆  
遂詔臺省相與辯駁之因諭大夫月兒魯曰屢聞桑  
哥沮抑臺綱杜言者之口又嘗捶撻御史其所罪者  
何事當與辯之桑哥等持御史李渠已刷文卷至今  
御史杜思敬等勘驗辯論數四詞屈明白帝駐蹕土  
谷復召御史臺暨中書尚書兩省官辯論尚書省執

卷奏曰前浙西按察使只必因監燒鈔受贓至千錠  
嘗檄臺徵之二年不報思敬曰文之次第盡在卷中  
今尚書省拆卷持對其弊可見速古兒赤闍里抱卷  
至前奏曰用朱印以封紙縫者防欺弊也若輩為宰  
相乃拆卷破印與人辯事教吏為奸當治其罪帝是  
之謂御史臺曰桑哥為惡始終四年其罪暴著汝等  
難云不知知而不言當得何罪御史杜思敬曰奪官  
追俸惟上所裁數日尚未決大夫月兒魯奏臺臣之  
久任者當斥罷新者存之壬戌乃免桑哥官命徹里  
率衛士三百人籍桑哥家得珍寶如內藏之半阿魯

渾薩里以連坐亦籍其貫帝問桑哥爲政如此何故  
無一言對曰臣未嘗不言顧言不用耳葉李與桑哥  
同事一無所匡正亦坐免久之得以疾請南還揚州  
學正李淦上言葉李本一黥徒方受上簡知即以舉  
桑哥爲第一事致以非罪殺叅政郭佑楊居寬變鈔  
法拘學糧徵軍官俸減軍士糧立行司農司木綿提  
舉司增鹽酒醋稅課官民皆受其禍尤可痛者要束  
木禍湖廣沙不丁禍江淮滅貴里禍福建又大鈎考  
錢穀民怨而盜發天怒而地震水災洊至人皆能知  
桑哥用群小之罪而不知葉李舉桑哥之罪宜斬李  
以謝天下書聞帝矍然曰朕素以葉李剛介寧有是  
耶令召淦詣京師置對淦至而李已卒遂擢淦江陰  
路教授以旌其直 二月丙子罷徵理司詔下之曰  
百姓相慶而各鈎考猶未盡罷旣而御史言鈎考錢  
穀自中統至今餘三十年更阿合馬桑哥當國設法  
已極其黨公取賄賂民不能堪不如罷之便詔從之  
仍命取昔逋負錢穀文牘聚置一室非朕命而竊視  
者罪之遣使布告天下 初桑哥欲殺楊居寬郭佑  
刑部尚書不忽木爭之桑哥深忌之謂其妻曰他日  
籍我家者必此人也因其退食責以不入曹治事欲

加之罪遂以疾免久之復起爲翰林學士承旨至是帝欲用爲相謂之曰朕過聽桑哥致天下不安今雖悔之已無及矣朕識卿幼時使從學政欲備今日之用不忽木曰朝廷勳舊齒爵居臣右者尚多今不次用臣無以服衆帝曰然則孰可曰太子詹事完澤可嚮者籍阿合馬家其賂遺近臣皆有簿籍惟無完澤名又嘗言桑哥爲相必敗國事今果如其言是以知其可也丁丑乃拜完澤尚書右丞相不忽平章政事丙戌詔改提刑按察司爲肅政廉訪司每道設官八員除二使留司以總制一道餘六人分臨所部如

民爭錢穀官吏奸弊一切委之歲終省臺遣官考其功效以集賢大學士何榮祖爲尚書右丞集賢學士賀勝爲尚書叅知政事三月己亥朔真定河間保定平灣饑平陽太原尤甚民流移就食者六萬七千戶饑而死者數百餘人楊璉真伽發宋諸陵及其大臣塚墓攘取金寶珠玉無美私庇平民之不輸賦者二萬三千戶田土稱是及受美女寶物之獻藏匿未露者尤多五月戊戌遣脫脫塔刺海忽辛三人逮問追治之籍其妻孥由立臺省諸臣皆言宜誅之以謝天下帝不聽尋命釋之給還其所籍中書省



臣麥木丁崔或言桑哥當國四年諸臣多以賄進親舊皆授要官唯以欺蔽九重廢削百姓爲事宜令兩省嚴加考覈並除名爲民從之湖廣行省平章政事要束木者桑哥妻黨也尤爲不法逮至京師籍其家貲黃金且至四千餘兩夏四月甲辰詔械至湖廣省誅之初要束木因人言湖廣初附時郡縣長吏及吏胥富人比屋歛銀將輸之官銀已具而事中止即下令責民自實使者旁午隨地置獄株連蔓引備極慘酷民以拷掠瘦死者載道所獲不貲要束木悉掩有之使至永州判官烏古孫澤寃曲以利害曉之卒無

所擾既見鉤考日急天下騷動嘆曰民不堪命矣即自上計行省要束木怒曰郡國錢糧無不增羨永州何獨不然此直孫府判倚其才辯慢我耳亟拘繫之欲置于死至是要束木敗始得釋劉因前爲贊善以繼母病去五月辛亥集賢學士徵之因以疾固辭且上書宰相曰因自幼讀書洽聞大人君子之餘論雖他無所得至如君臣之義見之甚明凡吾人之所以得安居而暇食以遂其生聚之樂者皆君上之賜也故或給力役或出知能必各有以自効因未嘗効尺寸之力以報國家養育生成之德而恩命連至敢

偃蹇不出倉高尚之名以自媚負國家知遇之恩而得罪於聖門中庸之教哉且因之立心自幼及長交游皆能知之閣下亦或知之向者先儲皇以贊善召至奉旨令教學後以老母中風還家不幸竟遭憂制今聖天子加因以不次之寵處之以優崇之地雖隱晦者亦將出而仕矣况因非素甘隱晦者耶是以形留意徃命與心違病卧空齋惶懼待罪因素有羸疾自去年喪子繼以疔瘡今歲歷夏迨秋蒸發腹痛下血不已自嘆旁無期功之親家無紀綱之僕恐一旦身先朝露必至累人已於先人墓側營一舍以待盡

使者至初聞之惶怖無地竊謂供職雖未扶病而行而恩命則不敢不扶病而拜若稍涉遲疑不惟臣子之心有所不安而縱跡高峻已不近於人情矣且留使者候病稍退與之俱行遷延至今服療百無一效望閣下俯加矜憫曲爲保全因實疎遠微賤與帷幄諸公不同進退惟閣下成就之書上朝廷不強致帝且曰古有不召之臣其斯人之徒歟 癸丑罷尚書省事皆入中書改尚書右丞相完澤爲中書右丞相平章政事麥木丁不忽木並爲中書平章政事尚書右丞何榮祖爲中書右丞尚書左丞馬紹爲中書左

丞叅知政事賀勝高翥並爲中書叅知政事 元初  
未有法守有司斷理獄訟循用金律頗傷嚴刻右丞  
何榮祖世業吏而榮祖尤所通習乃以公規治民禦  
盜理財等十事輯爲一書名曰至元新格丁巳詔頒  
行之榮祖嘗上言國家用度不可不足天下百姓不  
可不安今理財者弗顧民力之困言治者弗圖國計  
之大且當用之人恒多而得用之人恒少要之省部  
實爲根本必擇材而用之按察司雖監臨一道其職  
在於除弊安民苟有弗至則省臺又當遣官體察之  
庶幾有所益帝深然之 六月乙酉益江淮行院兵

二萬擊郴州桂陽寶慶武岡四路盜賊 秋七月丁

巳桑哥伏誅 八月乙丑朔平陽地震壞民居萬八

百餘區壓死百五十人 九月辛丑以平章政事麥

木丁商議中書省事復以咱喜魯丁爲平章政事

琉球在閩海之東地小而險漢唐以來不通中國海

船副萬戶楊祥以兵往伐之既而閩人吳志斗自言

熟知海道宜先招諭之不從然後用兵未晚壬子乃

以祥充宣撫使阮鑑爲兵部員外郎志斗爲禮部員

外郎往招諭之明年祥等不至而還志斗卒于行初

志斗嘗斥祥妄誕要功人疑爲祥所殺詔福建行省

按問會赦不竟其事 冬十月辛巳罷各處行樞密事入行省 脫歡等既還帝怒安南不已欲再伐之適日烜第日燔襲位不忽木曰彼山海小夷以天威臨之寧不震懼獸窮則噬勢使之然今若遣使諭之彼宜無不奉命癸巳遂以禮部尚書張立道嘗使安南有功復使往徵其王入朝 乙卯監察御史言沙不丁納速刺丁滅里烏里兒王巨濟璉真伽沙的教化的皆桑哥黨與受賕肆虐使江淮之民愁怨載路今或繫獄或釋之此臣下所未喻帝曰桑哥已誅納刺丁滅里在獄唯沙不丁朕姑釋之耳 宣政院臣

言宋全太后瀛國公母子已爲僧尼有地三百六十頃乞如例免徵其田租十二月丁卯詔蠲之 中書省臣言江南在宋時徭役爲名七十有餘歸附後一切未徵今諸王歲賜官吏俸祿多不給宜令江南如宋時諸名征賦盡輸之至是因何榮祖言召各省任錢穀之臣至京師集議科取之法以聞從之 戶部上天下戶數內郡百九十九萬九千四百四十四江淮四川一千一百四十三萬八百七十八口五千九百八十四萬八千九百六十四 諸路所設學校二萬一千三百餘所 宣政院上天下寺宇四萬二千

三百一十八區僧尼二十一萬三千一百四十八人  
至元二十九年春正月甲午朔日有食之 初太史  
令郭守敬言水利十有一事其一欲導昌平縣白浮  
村神山水過雙塔榆河引一畝玉泉諸水入城匯於  
積水潭從東折而南入舊河每十里置一牐以時蓄  
洩帝稱善己亥復置都水監命守敬領之丞相以下  
皆親操畚鍤爲之倡置牐之處往往於地中得舊時  
磚木人服其識逾年畢工自是免都民陸輓之勞公  
私便之 江南福建諸路連歲盜起居民多出入山  
谷自保時群盜皆以次就平江西左丞高興言乞招

諭復業庶子詔從之 江西行省伯顏老瓦丁言  
蒙山歲課銀二萬伍千兩初制從銀乙兩免役夫田  
租五斗今民力已困每兩擬免乙石帝曰重困吾民  
民何以生從之 初右丞孟洪使瓜哇瓜哇黥其面  
皮使還帝怒二月乙亥命泉府大卿亦黑迷失及鄧  
州舊軍戶史彌福建省右丞高興並爲福建省平章  
政事將兵三萬伐之時瓜哇國王爲鄰境葛郎所殺  
其婿土罕必閣耶迎彌求援彌等遂并取葛郎國王  
以歸旣而土罕必閣耶復叛彌等力戰却之得還死  
者三千餘人有司計其俘獲貨貝五十餘萬帝以其

亡失太多及治其縱土罕必闕耶之罪弼與亦黑迷  
失沒家貲三之一唯與以不與議得免 庚辰月兒  
魯等言納<sup>速</sup>丁滅里忻都王巨濟等黨比桑哥恣爲  
不法楮幣銓選鹽課酒稅無不更張變亂御命江南  
理筭錢穀嚴急輸期極其慘酷民至嫁妻賣女殃及  
親隣維揚錢塘受禍最甚無辜死者五百餘人其初  
士民猶疑事出國家今乃知天子仁愛元元而使民  
至此極者實桑哥及其凶黨之爲莫不思食其肉臣  
等議三人旣已伏辜乞依例論坐以謝天下帝以忻  
都長於理財欲釋之不加<sup>忽</sup>木不可日中凡七奏帝始

允卒併殺之 丁亥御史臺臣月兒魯崔咳等言馮  
子振劉道元指陳桑哥同列罪惡詔令省臺臣及董  
文用留夢炎等議并言翰林諸臣撰桑哥輔政碑者  
廉訪使闕復近已免官餘請聖裁帝曰死者勿論其  
存者法不可恕也 三月壬寅御史大夫月兒魯等  
奏比監察御史商琥舉昔任詞垣風憲時望所屬而  
在外者如胡祗適姚燧王暉雷膺陳天祥高道程文  
海陳儼趙居信共宜召至翰林備顧問帝曰朕未深  
知俟召至以聞 己酉麥木督丁罷督丁嘗請復立  
尚書省專領右三部不忽木曰阿合馬桑哥相繼誤

國身誅家滅前鑒未遠奈何又欲效之乎事遂寢至是以久居其任免 鐵哥刺直初爲司農司達魯花赤從獵自查兒之地獵者射兔誤中名駝帝怒命誅之鐵哥曰殺人償畜刑太重帝曰誤耶史官必書亟釋之度人有盜穀罪應死鐵哥曰臣鞠之其人母病盜以養母耳請貸其罪至是進平章政事以病足聽肩輿上殿 以翰林學士承旨通政院使兼知上乘事刺真爲平章政事阿里爲中書右丞梁暗都刺爲叅知政事 五月丁未中書省臣言妄人馮子振嘗爲詩譽桑哥且涉大言及桑哥敗即告詞臣撰碑引論失當國史院編脩陳孚發其姦狀乞免所坐遣還家帝曰詞臣使以譽桑哥爲罪則在廷諸臣誰不譽之朕亦嘗譽之矣 六月辛亥廣西上思州土官黃聖許擁衆二萬結交趾爲援寇陷忠州江州及華陽諸縣詔遣右丞程鵬飛將兵討之聖許尋敗走入交州 張立道至安南謂日燭曰昔鎮南王不用嚮道率衆深入不戰自潰天子亦既知之汝所恃者山海之險瘴厲之惡而雲南嶺南之人與汝習俗同而技术力量等今發而用之繼以北方之勁卒 汝復能抗哉且前年之師殊非上意邊將讒汝耳汝曾不悟稱兵

抗拒逐我使人今禍且至矣日燁泣謝出壽寶為賄  
 立道却之因要其入朝燁曰貪生畏死人之常情誠  
 有詔貸以不死臣將何辭是月乃先遣其臣何惟巖  
 阮代之隨立道上表謝罪脩歲貢之禮如初且言所  
 以願朝之意時有忌立道之功者言必先朝而後可  
 赦日燁懼卒不至 先是至元初已詔歲祀社稷壬  
 申用崔暉言建社稷于和蓋門大壇各方五丈高五  
 尺白石為柱鋸以五方色土壇南植松一株北墉瘞  
 坎壝垣悉倣古制別為齋廬門廡三十三楹 八月  
 丁未也黑迷失乞與高興同征瓜哇帝曰也黑迷失

惟熟海道海中事當付之其兵事則付之史弼可也  
 以史弼為福建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統領出征  
 軍馬 初福建叅知政事魏天祐獻計發民一萬鑿  
 山煉銀歲可得萬五千兩天祐乃賦民鈔市銀兩輸  
 官而私其百七十錠戊午臺官以聞請追其賊而罷  
 銀冶從之時寧國路銀冶課額二千四百兩民皆市  
 易以輸未嘗採之于山省臣以為言亦詔罷之 時  
 以張立道既還日燁不至九月辛酉復遣吏部梁魯  
 及禮部郎中陳孚持詔徃徵之 冬十月戊子朔詔  
 福建廉訪司知事張師道赴闕師道至乞汰内外官



續通志卷之三十五 十四  
之冗濫者詔麥朮丁何榮祖馬紀燕公楠等與師道  
同區別之數日授師道翰林直學士日本舟至四  
明求互市舟中甲杖皆具恐有異圖詔立都元帥府  
令哈刺帶將之以防海道 癸丑右丞相完澤言一  
歲天下所入凡二百九十七萬八千三百五錠其中  
有未至京師而在道者有就給軍旅及織造物料館  
傳俸祿者自春及冬凡出三百六十三萬八千五百  
十三錠出數已逾入數六十六萬三百三十八錠矣  
今後賜諸近侍亦宜有節帝嘉納之 梁王甘麻剌  
太子真金長子也至元初已嘗出鎮北邊復封梁王

移鎮雲南十二月庚寅復改封晉王鎮漠北統領太  
祖四大斡耳朵之地斡耳朵猶華言宮室也王天性  
仁孝御下有恩民賴以安 是年諸王明里鐵木兒  
附海都以叛詔伯顏討之伯顏兵至阿撒忽禿嶺明  
里鐵木兒已據之矢下如雨伯顏先登陷陣諸軍爭  
奮大破之明里鐵木兒僅以身走伯顏軍還遇伏兵  
復擊敗之斬首二千級俘其餘衆以歸 初奉元人  
楊恭懿至元初與許衡俱被召屢辭不起太子真金  
令有司以漢聘四皓故事聘之至京師與定科舉之  
議及考正曆法曆成授集賢學士兼太史院事即辭

歸自後復屢召之皆不起是年監察御史商琥上書  
薦天下名士若胡祗通王惲陳天祥等十餘人而恭  
懿與焉詔起恭懿參議中書省事亦辭不至尋卒  
張弘範之子珪時爲管軍萬戶入朝帝欲用爲樞密  
副使王音帖木兒曰珪尚少果欲大用俟他日帝曰  
不然其家爲國滅金誠宋盡死力者二世矣而可吝  
此遂拜江淮行樞密副使

至元三十年春正月丞相忠憲王安童卒帝震悼曰  
人言丞相病朕固弗信果喪予良弼詔大臣監護喪  
事後贈太師封東平王 命中書汰冗官凡省內外

官府二百五十五所官六十九員 二月丁酉回回  
孛可馬合謀沙等獻大珠邀價釵數萬錠帝曰珠何  
爲當留此錢以周貧者 甲辰中書省言侍臣傳旨  
與官者先後七十人臣今欲加法擇不可用者帝曰  
率非朕言凡來奏者朕祇令諭卿等可用與否卿等  
自處之又言今歲給餉上都大都及甘州西京經費  
浩繁自今賞賜悉宜姑止從之 三月庚申以同知  
樞密院事札散知樞密院事 時以海都入寇詔群  
臣議所以爲備甲子從樞密李庭言復括天下馬凡  
得十一萬疋 夏四月文靖公劉因卒歐陽玄嘗贊

其像曰微點之狂而有沂上風雩之樂資由之勇而無北鄙鼓瑟之聲於裕皇之仁而見不可留之四皓以世祖之畧而遇不能致之兩生論者以爲知言

時有潛伯顏久居北邊與海都通好因仍保守無尺寸之獲者乙巳故以皇太子寶授皇孫鐵木耳撫其軍以太傅王昔帖木兒輔行召伯顏居大同以俟後命王昔帖木兒未至三驛海都兵復至伯顏遣人語王昔帖木兒曰公姑止待我剪此寇而來未晚也遂與海都兵交且戰且却凡七日諸將以爲怯憤曰果懼戰何不授軍於太傅伯顏曰海都懸軍涉吾地邀

之具近誘其深入一戰可擒也諸軍必欲速戰者失海都誰執其咎諸將曰請任之即選軍擊敗之海都果脫去乃召王昔帖木兒至軍中授以印而行皇孫舉酒餞之曰公去何以教我伯顏舉所酌酒曰可慎者惟此與女色耳 秋七月月赤察兒博爾忽孫也由長怯薛授宣徽使從帝北征奏曰安童伯顏月呂魯皆嘗受命征伐三人者臣不可以後之臣願躬出一戰帝曰爾以安童輩與爾家同功一體各立戰功恥不逮耶然躬親侍衛厥功非小何必踐行伍乃快心耶桑哥之敗實月赤察兒潛奏劾之壬申以爲知

樞密院事 初梁曾陳孚丘等至安南其國有三門日燔欲迎詔自旁門入曾貽書責之往復者三卒中行且諷之入朝日燔不從八月庚寅遣其臣陶子奇偕曾來貢曾進所與日燔辯論書帝大悅解衣賜之令坐地上右丞阿里意不然帝怒曰梁曾兩使外國以口舌息干戈爾何敢爾時有親王至自和林帝命酌酒先賜曾謂親王曰汝所辯者汝事也梁曾所辦者吾與汝之事汝勿以爲後也或譏曾受安南賂遺帝以問曾曾曰安南以黃金器幣奇物遺臣臣不受以屬陶子奇帝曰受之亦何不可廷臣以日燔終不

入朝遂拘留子奇于江陵

命

國傑與諸王

亦里

整兵聚糧復議伐之

冬十月彗星入紫微垣抵斗

魁光芒尺許凡一月乃滅帝憂之召不忽木入禁中問所以銷天變之道不忽木曰風雨自天而至人則棟宇以待之江河爲地之限人則舟楫以通之天地有所不能者人則爲之此人所以與天地參也且父母怒人子不敢疾怨起敬起孝故易曰君子以恐懼脩省詩曰敬天之怒三代聖王克謹天戒鮮有不終漢文之世同日山崩者二十有九日食地震類歲有之蓋用此道天亦悔禍海內乂安此前代之龜鑑也

願陛下法之因誦文帝日食求言詔帝悚然曰此言  
深合朕意可復誦之遂論說至四鼓乃罷 壬寅勅  
減米直糶京師饑民其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給之  
孫民獻嘗附桑哥助要束木爲惡及同知上都留  
守司事文受賕減諸臣糧十一月丁巳詔籍其家貲  
妻奴復囚潭州官澤訴其刻虐械送民獻至湖廣如  
澤所訴窮治之 己卯以河南江北行省平章伯顏  
入爲中書省平章政事位鐵哥刺真不忽木之上  
是歲天下路一百六十九府四十三州三百九十八  
縣千一百六十五宣撫司十五安撫司一寨十一鎮

撫所一保各甸部管軍民官七十三長官司五十一  
錄事司百三巡院三

至元三十一年春正月壬子朔帝不豫 癸亥知樞  
密院事伯顏至自軍中 癸酉帝崩于紫檀殿在位  
三十五年壽八十號世祖國語稱曰薛禪皇帝乙亥  
葬起輦谷谷在漠北不加築爲陵諸帝皆從葬于是  
云 先是木華黎曾孫碩德已死而貧其妻出玉璽  
一鬻之或以告御史中丞崔彧召秘書監丞楊恒辨  
其文曰受命於天旣壽永昌此歷代傳國璽也遂獻  
之故太子妃弘告刺氏妃以徧示群臣丞相以下次

第上壽慶曰神寶之出適當宮車晏駕之後此乃天意屬於皇太孫也乃遣右丞張九思齎授之夏四月壬午皇太孫鐵木耳南還及宗室諸王會於上都定策之際親王有違言者王昔帖木兒謂晉王其麻剌曰宮車晏駕神器不可久虛且昔太子寶旣有所歸王爲宗盟之長奚俟而不言王遽曰皇帝踐祚願北面事之於是宗親大臣合辭勸進王昔帖木兒曰大事已定吾死且無憾伯顏亦握劍立殿陛宣揚顧命述所以立皇孫之意辭色俱厲諸王皆服栗趨殿下拜甲午遂即位 詔除大都上都兩路差稅一年其餘減丁地糧十分之三繫官逋欠一切蠲免民戶逃亡者差稅皆免之 庚子罷伐安南兵遣使歸其國 戊午加大行皇帝廟號曰世祖皇后曰昭慶順聖皇后皇考曰文惠明孝皇帝廟號裕宗母弘吉剌氏曰皇太后 乙亥以扎珊知樞密院事 戊寅以王昔帖木兒爲太師還鎮北邊伯顏爲太傅月赤察兒爲太保 六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辛巳御史臺臣言名分之重無踰宰相惟事業顯著者可以當之不可輕授庶訪司官歲以五月分按所屬次年正月還司職官犯贓勅授者聽總司議宣授者止攔其本司

聲跡不佳者代之受賂者依舊例比諸人加重帝曰其與中書同議 初世祖欲官宋使臣家鉉翁不受遂安置河間以春秋教授弟子數爲諸生談及宋興亡之故輒流涕太息至是年逾八十辛丑賜號處士放還鄉里錫予金幣皆不受尋卒 世祖崩時不忽木年高位在丞相完澤上得預顧命完澤由是深忌之帝知其故慰勞之曰卿先朝腹心惟朝夕啓沃匡朕不逮庶無負先帝付托之重廷議大事多采其言河東守臣獻嘉禾不忽木曰汝部內所產盡如是耶曰惟此數莖耳不忽木曰如此則旣無益於民何足爲

瑞遂罷遣之西僧作佛事請釋罪囚祈福謂之禿僧麻豪民犯法者皆賂之以求免有殺主殺夫西僧請披以帝后服乘黃犢出宮門釋之云可得福不忽木曰人倫者王政之本風化之基豈可容其亂法如是帝責丞相曰朕戒汝毋令不忽木知今聞其言朕甚媿之使人語不忽木曰卿且休朕今從卿言有奴告主者主被誅即以其主所居宮與之不忽木言若此必大壞天下風俗無復上下之分矣帝悟爲追廢前命丞相以下多與謀議不合奏以爲陝西行省平章政事太后謂帝曰不忽木朝廷正人先皇帝所托付

豈可出之于外耶癸酉乃復留之 九月乙亥帝巡狩三不刺之地董文用言先帝新棄天下陛下巡遊不以時無以慰安元元且人君猶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不在勤遠畧也宜趣還京師帝悟遂還冬十月戊寅至上都 辛巳江浙行省臣言陛下即位之初詔蠲今歲田租十分之三然江南與江北異貧者佃富者之田歲輸其租今所蠲特及田主其佃民輸租如故則是恩及富室而不被於貧民也宜令佃民當輸田主者亦如所蠲之數從之 有事于太廟十一月辛亥中書省臣言國賦歲有常數先帝嘗

曰凡賜與雖有朕命中書其斟酌之由是歲務節約嘗有贏餘今諸王藩戚費耗繁重餘鈔止一百十六萬二千餘錠上都隆興西京應昌甘肅等處糴糧鈔計用二十餘萬錠諸王五戶絲造作顏料鈔計用十餘萬錠而來會諸王尚多恐無以給乞俟其還部臣等酌量定擬以聞從之 初江淮湖廣江西各立行樞密院江南省臣累請罷之帝以問伯顏已屬疾張目對曰內而省院各置爲宜外而軍民分隸不便帝從之壬子遂罷三院以其事歸行省 丁巳以伯顏察兒叅議中書省事其兄伯顏言曰臣叨平章政事



兄弟宜相嫌避帝曰卿勿復言兄平章於上弟參議於下何所嫌也 初帝諭右丞阿里參政梁德珪曰中書政務卿等皆懷怠心又不約束吏曹使選人留滯桑哥雖奸邪然僚屬憚其威政事無不立辦卿等其約束所屬有不事事者懲之時省臣凡十一人甲子以湖南道宣慰司使何瑋爲參知政事瑋曰古者一相專任賢也今宰執負冗政出多門轉相猜忌請損之不從 庚子太傅知樞密院事忠武王伯顏薨伯顏深沉有謀畧善斷將二十萬衆伐宋如將一人諸將仰之若神明還朝未嘗言功卒贈太師追封淮

安王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之五十三

三十三

國

